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今韵会举要》的 语言文献价值初论

On Philologic Value of *Summary of Chinese Rhymes (Gujin yunhui juyao)* Anthologised in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Divisions* in Imperial Wen-yuan Library

耿军¹

Jun GENG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gengjun@swu.edu.cn

摘 要 《古今韵会举要》版本甚多，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举要》在抄录时存在一些舛误，但同时也有一定的修正和再创，有些内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语言和文献信息。通过考察，归纳出文渊本舛误失校者有四种情况：一、诸本不误，文渊本显误者；二、诸本不误，文渊本改而大谬者；三、诸本有误，文渊本未校而同误者；四、诸本有误，文渊本校而亦误者。文渊本校改而有可取之处者有九种情况：一、诸本有误，文渊本改而正之者；二、诸本有误，文渊本有可资他校者；三、诸本不误，文渊本提供异文者；四、诸本不误，文渊本补充信息者；五、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作原文者；六、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而未尽者；七、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而未善者；八、诸本有失，文渊本补充信息者；九、两可之间，文渊本改而可信者。以上足可证明文渊本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文献价值。

关键词 《古今韵会举要》；文渊阁《四库全书》；语言文献价值

Abstract *Summary of Chinese Rhymes (Gujin yunhui juyao)* has many versions. There are some errors or mistakes in *Gujin yunhui*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Divisions 四库全书 collected in Wen-yuan Pavilion Library 文渊阁, it also has some revision and re-creation as well, and some contents can even provide important bibliographic and philologic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the following four kinds of errors of the original texts are found: 1) there were obvious errors in the Wen-yuan version, but no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2) there were no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the Wen-yuan version had changed, but wrong; 3) there were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but the Wen-yuan version did not read and correct proofs; 4) there were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yuan version did read and correct proofs, but still wrong. There are 9 cases in which the Wen-yuan version is reformed and has some merits: 1) There were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yuan version corrected them; 2) There were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yuan version did read and correct proofs, and also be helpful to other documents; 3) There were no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yuan version could provide different texts; 4) There were no error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yuan version could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5)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he original text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yuan version changed back to the original tests; 6) there were

收稿日期：2022-12-29

作者简介：¹ 耿军，西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古今韵会举要》多版本综合研究”（项目号：19BYY149）；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元明汉语语音演化研究”（项目号：SWU1809111）。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 yuan version had been changed, but not completely; 7)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 yuan version had been changed, but not perfect; 8) There were all mistakes in the other versions, and the Wen yuan version provid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9) there were some texts could be changed or not, and the Wen yuan version had changed and which were believable. In short, the Wen yuan Version has considerable philologic value indeed.

Keywords *Summary of Chinese Rhymes (Gujin yunhui juyao 古今韵会举要);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Divisions 四库全书 of Wen yuan Pavilion Library 文渊阁; Philologic Value.*

文渊阁《四库全书》及藁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各收《举要》一部，分别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举要》，简称文渊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举要》，简称荟要本。目前所见《举要》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系，而文渊本与荟要本分属不同系统¹。通过比对内容可以发现，虽同为抄本，但文渊本与荟要本在抄录时所持态度是不同的，荟要本多实录所据版本内容，较少改动；而文渊本则不仅抄录，还有很多改动。同诸本比较，文渊本存在不少明显抄错的地方，但改正之处也有很多，最有趣的就是酌情修改之处，内容丰富，反映出很多问题。总之，文渊本并不是简单地抄录原书，它在抄录的同时是有一定的再创作的，有些内容甚至能提供非常重要的语言文献信息。故本文重点考察文渊本与诸本异同之处，分析其得失，评价其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提要》）对《举要》的评价毁誉参半：“自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颠倒唐宋之字纽，而韵书一变；南宋刘渊景定《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合并通用之部分，而韵书又一变。忠此书字纽遵韩氏法，部分从刘氏例，兼二家所变而用之。而韵书旧第至是尽变无遗。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涪之余论，力排江左吴音，《洪武正韵》之卤莽，此已胚其兆矣。又其中今韵、古韵漫无分别，如东韵收窻字、先韵收西字之类，虽旧典有征而施行颇骇。子注文繁例杂，亦病榛芜，惟其援引浩博，足资考证，而一字一句必举所本，无臆断伪撰之处，较从来明人韵谱则尚有典型焉。”

《提要》对《举要》音韵部分持否定态度，但对其注文援引则评价甚高。《提要》的评价有一定道理，但也明显有失偏颇。本文暂不讨论被《提要》贬斥为“虽旧典有征而施行颇骇”的音韵部分，只关注《提要》推崇的“惟其援引浩博足资考证，而一字一句必举所本，无臆断伪撰之处，较从来明人韵谱则尚有典型焉”的注释部分的语言与文献材料。

《举要》“援引浩博”，但文渊本几乎每卷每册都会出现不少改动之处，粗略统计，全书或有上千处之多。本文不是文献辑录，不便一一列举，为减省起见，只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平声卷二“四支与脂之通”一韵出现的多种类型，各举一到两例进行分析。

一、文渊本舛误失校者

所谓舛误失校指的是文渊本在抄录时因各种原因导致内容与诸本出现不同，经考察，发现或为

¹ 日本静嘉堂藏宋元版汉籍本以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元刊本2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朝鲜覆元刊本1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本1部、日本驹泽大学藏日本活字本1部以及四库全书荟要本1部，共计6个版本，它们属于一系；明刻本1部、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刊黑口本1部、嘉靖十七年刘储秀江西补刻本1部、光绪九年淮南书局刻本1部、北京大学藏日本五山版覆元刻本1部，它们与文渊本为另一系，也是6个版本。两系各6种版本，共计12种版本，各版本信息详见参考文献。至于各版本系统的详情及其分系依据，另有专文详述。为表述方便，我们称文渊本以外的本文研究对比所用的11个版本为“诸本”。

文渊本抄错、或为文渊本改错、或为文渊本失校、或为文渊本校而不当者，共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 诸本不误，文渊本显误者

(1) 渠伊切：髻，马鬣。●已上属鸡字母韵。

鸡，诸本不误，文渊本误作“祇”。

(2) 才资切：荠，《说文》：蒺藜。从艹，齐声。《诗》“墙有荠”。……《韵补》曰：资声如资荠，亦当如“齐趋以采荠”；或读为平声，陈琳《大荒赋》“钟鼓协于肆夏兮，步骤应乎采荠，声啾鎗以儵忽兮，入南端之紫闱”。今读讹茨、资音同。

资，文渊本误作“音”；应，文渊本误作“中”；讹，《韵补》作“叱”；音同，《韵补》作“类同”。以上俱参见《韵补·上平声·五支》“才资切”“荠”字注。

(二) 诸本不误，文渊本改而大谬者

延知切：彝，《说文》：宗庙常器也。从彡。彡，綦也。升，持米器，中实也。从亼，象形。与爵相似，亼声，会意。《周礼》“六彝”：鸡彝、鸟彝、黄彝、虎彝、蜼彝、斚彝，以待裸将之礼。又法也，《周礼》注：郁鬯曰彝，言为尊之法也。又常也，《书》“彝伦攸叙”。《集韵》古作彝、𩚑、𩚒。通作夷：《礼记·明堂位》“鸡夷”，《孟子》“民之秉夷”。

民之秉夷，文渊本作“民之秉彝”，大误。据文意，此处原为举例证明“彝”通作“夷”的，诸本皆作“夷”，独文渊本作“彝”，错误太甚。“彝”“夷”确为异文：“民之秉彝”句出自《诗经·蒸民》，“民之秉夷”句出自《孟子·告子上》引《诗经·烝民》。可见文渊本似想从《诗经》原文作“民之秉彝”，但忽略了上下文意，当然也忽略了《孟子》引有“民之秉夷”句。虽然文渊本客观上提供了异文表达，但于文意不合，故而算是大错了。

(三) 诸本有误，文渊本未校而同误者

邻知切：璃，琉璃也。《前·西域传》作流离。师古曰：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此自然之物。今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

红、紫，诸本及文渊本脱。按：《汉书·西域传》：“罽宾地平……出璧流离。”孟康注：“流离青色如玉。”颜师古注：“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另，绀：文渊本误作“组”。

(四) 诸本有误，文渊本校而亦误者

抽迟切：甌，瓶也。一曰：盛酒器……《闻见录》曰：俗语“借书与人为一痴；还书为一痴。”尝疑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之云？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借书一甌，还书一甌。乃知今人讹以甌为痴也。

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文渊本作“后见王乐道与钱穆父书云出师颂最绝妙古语”，余诸本作“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云出师颂最绝妙古语”。皆误。按：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七：“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云？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借书一甌，还书一甌，欲以

酒二尊往，知却例外物不敢。因检《说文》，甗，抽迟反，亦音緇。注云：酒器。古以借书，盖俗误以为痴也。”可见诸本作“与前穆四书”，误；文渊本作“钱穆父书”，半改半误；当作“钱穆四书”。

“云出师颂”，当作“出师颂书”，皆误。另，“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常见标点有“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还有“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亦有“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暂依第一种标点。

二、文渊本校而可取者

所谓校而可取指的是文渊本在抄录时对底本错误之处进行了修正，或者对底本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或者根据录者的理解进行了必要的改动等等，通过比较，发现文渊本的这些校改有一定的道理，对《举要》本身是有益的补充，或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等。可以分为以下九种类型。

（一）诸本有误，文渊本改而正之者

○离，邻知切，半征商音。《说文》：黄仓庚也。……《汉书》“轮困离奇”，《相如传》“离靡广衍”，并“力尔切”。

困，荟要本及其余诸本皆误作“困”，独文渊本作“困”，是。按：《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蟠木根柢，轮困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张晏曰：“柢，根下本也。轮困离奇，委曲盘戾也。”师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轮反。离音力尔反。奇音于绮反。一曰离奇各读如本字。”

邻知切：𪔐，接𪔐，白帽也。《集韵》或作𪔐、𪔐。通作𪔐。《尔雅》注：𪔐，江东取白鹭头翅背上长翰毛以为𪔐，名之曰白鹭𪔐。《晋·山简传》作接𪔐。

白鹭头翅背，诸本皆作“白头翅背”，似以“白头”为名，唯文渊本作“白鹭头翅背”，以“白鹭”为名；𪔐，诸本皆作“𪔐”，唯文渊本作“𪔐”。按：《尔雅》：“鹭，春𪔐。”郭璞注：“白鹭也，头翅背上皆有长翰毛，江东人取以为𪔐，名之曰白鹭𪔐。”则诸本皆误，唯文渊本不误。

（二）诸本有误，文渊本有可资他校者

渠之切：璫，见《说文》：弁饰往往冒玉也。从玉，慕声。徐曰：谓缀玉于武冠，若綦子之列布也。《集韵》或作璫。《周礼》“玉璫象邸”。

往往，诸本皆作“行行”，徐锴《说文系传》亦作“行行”。文渊本作“徃徃”，《集韵》之韵渠之切引《说文》亦作“徃徃”。其他各《说文》版本皆作“往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徃徃，历历也。郑云‘𪔐𪔐而处’，是也。”可见诸本作“行行”者，从《系传》，文渊本作“徃徃”，当从《集韵》。“徃徃”“徃徃”虽为异体，但对《说文》之间的校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从文意来看，当作“徃徃”为是。

（三）诸本不误，文渊本提供异文者

良脂切：犁，牛驳文，《论语》“犁牛之子”。又耕也。又垦田器，《山海经》曰：后稷孙叔均作。《集韵》或作𪔐、𪔐。俗作犁。又齐韵。

𪔐，文渊本作“𪔐”，余诸本作“𪔐”（有些版本字形不正，如内阁本、五山本）。按：《集韵》“怜

题切”有“𩇑”，《集韵》“良脂切”有“𩇑”。则“𩇑”字诸本不误，文渊本作“𩇑”，恰为异文。另，种，文渊本误作“犁”。

渠之切：𩇑，《说文》：马青骊色，文如博碁，从马，其声。……《尔雅》：𩇑，如马，一角，不角者𩇑。

𩇑，文渊本作“𩇑”，余诸本作“𩇑”。《尔雅·释兽第十八》：“𩇑，如马，一角，不角者𩇑。”《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猎得一兽。大如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𩇑也。今山中，人时或见之，亦有无角者。”《经典释文》：“𩇑，本又作𩇑。同户圭反。”则“𩇑”“𩇑”异文，诸本不误，文渊本选用今常见的“𩇑”字。

（四）诸本不误，文渊本补充信息者

墀，陈尼切，音与驰同。《说文》：涂地也。从土，犀声。《礼》“天子赤墀”。徐曰：阶上地也，汉制，青琐丹墀。《典职》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后庭玄墀扣砌”……

后庭玄墀扣砌，文渊本作“西都赋玄墀扣砌”。班固《西都赋》有“玄墀扣砌，玉阶彤庭”句。《康熙字典》作：“又后庭元墀扣砌。”避康熙讳改玄为元，但未交代出处。小徐本徐锴《系传》：“按汉制，青琐丹墀，后庭玄墀扣砌。墀，阶上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凡涂地为墀。今因谓地为墀矣。从土，犀声，直尼切。《礼》：天子赤墀。……然则惟天子以赤饰堂上而已。故汉未央殿青琐丹墀，后宫则玄墀而彤庭也。”这样看来徐锴所言不误。“后庭玄墀扣砌”句显然承袭小徐本徐锴《系传》而来，亦无误。“青琐丹墀”“玄墀扣砌”句出自《西都赋》，但《西都赋》描写的正是西汉长安城面貌，所以文渊本增补“《西都赋》”字，可资补充信息。

（五）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作原文者

疑羈切：仪，《说文》：度也。从人、义，义亦声。……又匹也，《国语》“丹朱冯身以仪之”《注》：言冯依其身而匹偶之……

丹朱冯身以仪之，诸本皆作“丹朱冯身仪之”，独文渊本作“丹朱冯身以仪之”，同《国语·周语》。诸本脱“以”字，虽文意可通，但不若文渊本改作原文。

抽知切：魑，《说文》：魑魅，鬼属。通作螭。《左传》“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注》：山神，兽形。

魑魅魍魉，莫能逢之，诸本作“魍魉魑魅，莫能逢”，文意亦通，并无大碍。文渊本作“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按：《左传·宣公三年》：“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则可从文渊本改回原文。

（六）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而未尽者

延知切：夷，《说文》：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应劭曰：鸱夷，榼形。吴王夫差取马革为鸱夷，受子胥，沈之江……

“受子胥，沈之江”，诸本皆作如此，独文渊本作“盛子胥，沈之江”。按：《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裴驷集解引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鸱夷，榼形。”则文渊本改“受”作“盛”，可，但又不改“沈”作“浮”，失之。根据文意，此处取《史记》“盛”“浮”字，当然都可以，但作“受”“沈（沉）”亦无不可。文渊本改而未尽，似嫌不够彻底。

（七）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而未善者

邻知切：蠡，瓠勺也，《前汉·东方朔传》“以蠡测海”，张晏曰：瓠瓢。一曰谷蠡，匈奴君长号。《史》：音鹿黎。又酪也，《长杨赋》“烧燂蠡”，张晏曰：燂蠡，干酪也，以为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也……

燂：文渊本用其异体字“燂”。蠡干酪也以为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也，文渊本作“燂蠡干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诸本作“烧酪也以为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按：《汉书·扬雄传》：“烧燂蠡”，张晏注：“燂蠡，干酪也，以为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也。”可见文渊本与《汉书》原意更为接近。但改而未善，不如原文更为清晰，故而此处当从《汉书》改。

（八）诸本有失，文渊本补充信息者

治，澄之切，音与驰同。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台声。

“水、出”二字，文渊本无，但有“说文”二字。按：此段文字系出《说文》，原作：“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台声。”诸本略去出处，虽文意勉强可通，但于体例恐有失当之处。文渊本补充“《说文》”，当是恰当之举，符合《举要》全书体例。不过可能因抄录时不小心又脱“水、出”二字，导致文意略有不通，稍嫌不足。

（九）两可之间，文渊本改而可信者

陈知切：池，《说文》：沼也。……《礼记》“池视重雷”《注》：以竹为池，如小车苓，衣以青布，悬铜鱼，如堂之有承雷棺饰也。

如小车苓，诸本皆作此，独文渊本作“其形如笼”。按：如小车苓，《通典》卷八十六“饰棺：君龙帷，三池”：“池，以竹为之，如小车苓，衣以青布。柳象宫室。悬池于荒之爪端，若承溜然。《檀弓》曰“池视重溜”，如堂之有承溜也。承溜以木为之，用行水，亦宫之饰也。君大夫以铜为鱼，悬于池下。”其形如笼，《礼记·檀弓》“池视重溜”，疏曰：“池者，柳车之池也。织竹为之，形如笼，衣以青布，以承鳖甲，名之为池，象重雷方面之数。”从文意来看，“如小车苓”句应承袭《通典》，文渊本抄录时或许以《礼记》“其形如笼”正之，虽实无修改之必要，但亦有可信之处。

三、结语

清人张行孚光绪九年重刊《古今韵会举要》（淮南书局重刻本）跋语中归纳了《举要》“通文字之源流、明经传之假借、厘正字体、所引经传足以证今本之讹”等四大功能，并各举若干例；李添富（2009）列举“通文字之源流”者九条，“明经传之假借”者八条，“所引经传足以证今本之讹”者四条，“厘正字体”者若干。张、李所举多限于文字而少及其他。本文则侧重于文渊本与诸本之间语言文献异同的比较，进而挖掘文渊本的语言文献价值，故所举十三类分类不依张行孚标准。

虽同为抄本，文渊本与荟要本并不相同，二者属不同版本系统，荟要本多实录所据刻本内容，较少改动；而文渊本并不是简单地抄录原书，它是在抄录的同时有一定的再创作，有些内容甚至能提供非常重要的、语言文献信息。上文所列第一部分（一）至（四）条为文渊本存在舛误失校的例子；第二部分（一）至（九）条则是文渊本校改而有可取之处的例子，包括：诸本有误，文渊本改而正之者；诸本有误，文渊本有可资他校者；诸本不误，文渊本提供异文者；诸本不误，文渊本补

充信息者;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作原文者;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而未尽者;诸本与原文有差,文渊本改而未善者;诸本有失,文渊本补充信息者;两可之间,文渊本改而可信者。总体而言,文渊本虽有抄录方面的一些瑕疵,但也有很多闪光之处值得关注。限于篇幅,本文只罗列一个韵部内的部分内容,所归纳类型或有未尽之处,但也能基本概括文渊本《举要》的优劣得失,也足可证明文渊本具有较高的语言学 and 文献学价值。

参考文献:

- (汉)班固.西都赋[A]// (梁)萧统.昭明文选[M].南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
-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汉)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再造善本[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晋)郭璞,著.(宋)邢昺,疏.王世伟,整理.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道光祁崧藻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清)段玉裁,著.许维贤,整理.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M].同文书局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
- (宋)丁度.宋刻集韵[M].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
- (宋)邵博.闻见后录[M]//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宋)吴棫.韵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唐)杜佑.通典[M].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摘藻堂四库荟要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M].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朝鲜覆元陈棻刊本.北京、重庆: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M].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日本静嘉堂藏宋元版汉籍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日本驹泽大学藏活字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上海图书馆藏元刊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黑口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天津图书馆藏嘉靖十七年刘储秀补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西南大学藏光绪九年淮南书局重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第一辑)[M].应永五年日本重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 (战国)左丘明,著.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李添富.《古今韵会举要》之撰著与版本[A]//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吴爱梅)